

神与兽的纹样学

中国古代诸神

〔日〕林巳奈夫著
常耀华 王平 刘晓燕 李环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KAMI TO KEMONO NO MONYOUGAKU-CHUUGOKU KODAI NO KAMIGAMI
by Minao HAYASHI

Copyright © 2004 by Mariko HAYASH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Yoshikawa Kobunkan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shikawa Kobunkan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 / (日) 林巳奈夫著；常耀华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9

(细节阅读)

ISBN 978-7-108-05759-4

I. ①神… II. ①林… ②常… III. ①神－纹样－研究－中国－古代 ②青铜器（考古）－
器物纹饰（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 K876.412 ②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2449 号

责任编辑 刘蓉林 曹明明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康 健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880 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 数 66 千字 图 279 幅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44.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常耀華先生。

こんにちは。

林先生のご夫人・真彌子様がすみやかに写真を提供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お手紙も同封されてあります。内容は以下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

林巳奈夫先生が逝去する前年、

2005年12月のことです。

林先生は東京にある学士院で「鳳凰」についてご講演をなさり、その帰途、忘年会という名目でホテル・オークラ（大倉飯店）で、ご令息、ご令嬢のご家族とご一緒に中華料理を召し上がった時に撮った写真だそうです。

実は、結婚してから夫妻そろって一緒に外で食事をしたことはほとんど無かったそうです。ですから同封した写真は大変めずらしいものです。後から思えば、ひと月後に逝去なさるその準備であったのか、というふうにも思われるのです。

以下、林夫人の手紙を引用します。

まるで一ヶ月経たない中に、林が不帰の客となることを予知でもしたかのように、忙しい娘夫婦が（ホテル・オークラに）予約をしてはるばる学士院まで迎えに来て、林の好きな中華料理を楽しく食べかつ中国語を喜んで盃を重ねたこの宵が文字通りの最期の晚餐となつたのでございました。

こんなに元気で機嫌のよい巳奈夫が、急逝するなど、この写真を眺めて居りますと悪夢のような気持ちにおそれてしまします。でも正装した、そして中華料理を待つ上機嫌の巳奈夫の写真なので、お使い頂けると嬉しく存じます。

林夫人のお気持ちを汲んで、ぜひこの写真を訳書中に掲載してください。

写真の中央は林巳奈夫先生、左側はご夫人の「真彌子」、右側はご令嬢の「もも子」です。

出版の時期などが決まりましたら、お知らせください。

再見。

2007.7.3

成家徹郎

常耀华先生：

您好！

林先生的夫人真弥子女士很快给了我照片，并附有一封林夫人的信，内容见下。

这是林巳奈夫先生去世的前一年，即 2005 年 12 月的事了。

林先生结束了位于东京的学士院所做的关于《凤凰》的演讲后，归途中，在大仓饭店欢度忘年会，好像是那时与他的儿子以及女儿一家一起吃中国料理时拍的照片。

事实上，林先生婚后夫妻二人很少一起在外用餐，因此随信寄去的这张照片是非常珍贵的。如今回想起来，这就像是在为一个月后的逝世做准备似的。

以下引用林夫人的信：

好像是冥冥中预感不到一个月林就要成为不归人似的，一向忙碌的女儿女婿在大仓饭店预约了位子，并远路到学士院来迎接。吃着林最喜欢的中国料理、开心地聊着汉语、推杯换盏的那一晚，正如字面所说成为最后的晚餐了。

精神颇佳、心情又这么好的已奈夫居然会突然离我们而去，每次看着这张照片我都会觉得如噩梦一般。不过，在这张照片中已奈夫身穿正装，吃着中国料理，情绪很好，如果您能用上这张照片，我会非常荣幸。

考虑到林夫人的心情，请一定要在译本中加入这张照片。

照片中间是林巳奈夫先生，左侧是林夫人真弥子，右侧是其女桃子。

出版日期决定后，请通知我。

再见。

2007. 7. 3

成家彻郎



※ 林巳奈夫（中）与夫人真弥子（左）及女儿桃子（右）

前言 3

第一章 兽面纹为何物

7

第二章 良渚文化的兽面纹

53

第三章 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周时代的变化

65

第四章 兽面纹的形成

91

第五章 珍贵的兽面纹

125

第六章 复合兽面纹

149

第七章 春秋、战国时代及以后

185

【目录】

后记 240

译后记 241

忆念林已奈夫先生（代跋） 243

参考文献 245

图版目录 253

前言 3

第一章 兽面纹为何物 7

第二章 良渚文化的兽面纹 53

第三章 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周时代的变化

第四章 兽面纹的形成 91

第五章 珍贵的兽面纹 125

第六章 复合兽面纹 149

第七章 春秋、战国时代及以后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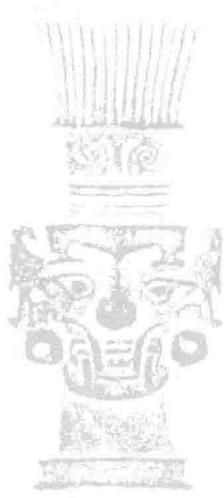
后记 240

译后记 241

忆念林已奈夫先生（代跋） 243

图版目录 253

参考文献 245



{ 前 言 }

五六千年前，中国人相信祖先的神灵掌握着人的命运。据说，那时候国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取悦神灵和赢得战争。人们极力讨好神灵，以期保佑自己在战争中获胜。直到现在人们仍然热衷于供奉神灵，也就是祭祀。当时，祭祀用的青铜器上都注明是为了祭祀祖先某某而铸。不过，为了取悦祖先而煞费苦心准备的酒食中，如果发现稀奇古怪的虫子则是可怕的事情。因此，为了守护每一个饮食器具，就在其上镶嵌祖神像，个个面目狰狞。

在很久以前，笔者就思考青铜器的纹饰究竟为何物。可以得到确认的野兽要素有虎耳、水牛角、象鼻等（图 1—1，动物标志，详释见后文）。在青铜器上可以看到虎牙、虎爪、水牛角、象鼻等这些来源于野兽的形象。笔者认为，当时的人们在青铜器上装饰纹饰是为了渲染所绘怪兽的恐怖性，并借此来驱除邪恶。故笔者努力寻找令时人

畏惧的各种野兽的要素，我们虽然不太熟悉当时的野生动物，但是这应该算得上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究竟是哪种动物的哪一部分，由于特征比较明显而不难判断出来。再加上虎牙、虎耳、水牛角、象鼻等这些东西不太常见，因此更容易引起注意。另外，这些动物身上的某一部位，对于自然界的动物来说，本应是不可分割的，但在此却被拿出来单独使用。比如说，水牛的角，在实际生活中绝不会与这样的头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样的目、耳、口却被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定型的兽面纹。

我们逐渐明白了兽面纹在自然界中本不存在，这种组合定型之纹样，即兽面纹、人面纹，肩负着保佑一个家族幸福之使命，仿佛电视中立于重要人物身后的警卫一样——一脸凶相，环视四方。不过，从这些精工细作中，也可以看得出制作者手艺之非凡，据说将这些纹饰拿给现在的工匠们看，他们都觉得现在已经制作不出这样的东西了。

崇尚闲寂古雅的日本人是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如果集中此类东西举办一场展览会，绝对不会有很多人来参观，这已成为定论。

笔者想介绍一下中国的情况可又觉得很多东西太隔膜。这并非缘于喜好，而是缘于风俗习惯不同，同时也有表达方式问题。最近，报纸、杂志上，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者泛滥成灾，人们似乎见怪不怪了，不过也能熟视无睹。

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束髻右衽、衣着整齐者才是国人，其他皆为野蛮人或者是神。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公元前3世纪有一

本名为《韩非子》的书，第十卷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曰：燕（今中国河北省）人李季好远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内中，妻患之。其室妇曰：“令公子裸而解发，直出门，吾属佯不见也。”于是公子从其计，疾走出门。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无有。”季曰：“吾见鬼乎？”妇人曰：“然。”“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诺。”乃浴以矢。一日浴以兰汤。

这虽然是一则笑话，不过由此可知当时的人都相信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者是鬼（神、精灵）。

又，《庄子·达生》篇还有这样一则故事：

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鳌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

也就是说，孔子也认为披头散发（可能也是赤身裸体）者非正常之人类。

因为各位读者都是现代人，因此，培养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即一看到披头散发、赤身裸体的怪人，就会想到此人非同一般。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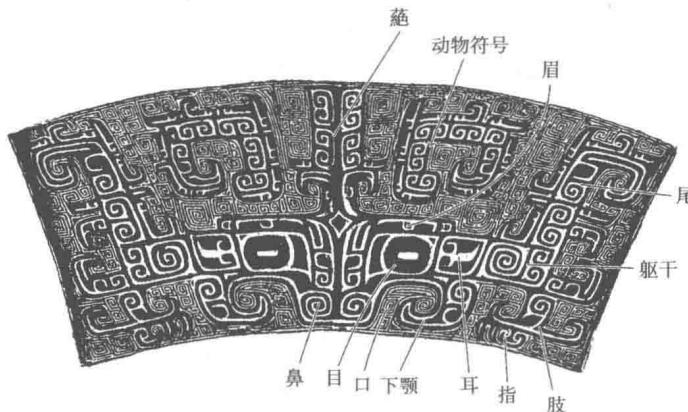
兽面纹为何物

兽面纹以前都是用“饕餮”这一复杂的文字来表示的，这两字并不常见。翻开字典，这两字含有“贪食”之意。公元前3世纪一本名为《吕氏春秋》的书，其《先识》篇有着这样的记载：

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自然这不过是传说而已。在大约八百年前的宋朝年间，曾兴起一股收集古青铜器之风。其青铜器图鉴中有很多关于“饕餮”的青铜器纹饰。^[1]正如当今的日本人故作潇洒地滥用片假名一样，那时的人们使用饕餮这样的古语，无非是想卖弄自己的学问，因此，并没有人真正

[1] 参考文献 111，上，99—100 页。



◆ 1—1 兽面 (32)

打算考证殷周时代的纹饰与“饕餮”这一称呼之间有何关联。

以前，某博物馆要举办一个铜器展览会，考虑到参观者可能看不懂传统器具的种类名称，便将簋、鼎等词翻译成了日语“おはち”、“三足のなべ”。谁知不仅不受欢迎，反而招致了许多批评。人们比较赞同的观点是不管看懂与否，能够欣赏这些器具所体现的古老气息也是不错的。由于本书并非为思想陈腐（见谅）、有古铜器癖的人所写，因此笔者认为，把器具名称译为日语应该可以接受吧，不过，如果用“おはち”、“三足のなべ”之类的话来说明，则未免有啰唆之嫌。

兽面纹，这些几乎可以与魑魅魍魉相匹敌的东西却出人意料地井然有序。其部分名称如图所示（图1—1）。目与耳应该不成问题，那么，从额头至鼻际之间的扇形细长物是什么呢？笔者将其命名为“蕤”。所谓的“蕤”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8世纪—前3世纪）各国诸侯

拜谒天子时，作为标识树立于各诸侯所站位置的一种旗帜的旧称。大兽面上的该部分与甲骨文（公元前 13 世纪—前 12 世纪的殷代，刻在占卜用的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中国最古老的汉字）的“舌”字形状相同，由于“舌”、“蕘”（参照图 1—5）的声部相同，^[2]便用与“舌”同音的“蕘”来命名。^[3]小兽面上通常没有表现“蕘”，所谓的小兽面是指在容器肩部、把手顶端、鼎足尖端等处装饰的小型兽面，通常为浮雕。大兽面指的是在容器腹部等主要部位装饰的平面兽面（关于虎耳、水牛角等野兽要素为“动物标志”的论述，详见后文）。

仔细观察一下大兽面不难发现它的形状是严格对称的。并且在此笔者还要提醒读者注意这种制作方法与器具制作技术是密切相关的。

以兽面纹作装饰的主要是殷和西周时代（公元前 20 世纪中期—前 10 世纪初期）的青铜容器。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与铜相比，硬度大、便于铸造。不过，由于青铜很难像铜那样可以用锤子击打延展来造型，所以造型的方法只能靠浇铸。所谓浇铸是指将金属熔化后的溶液灌注到范中，待青铜溶液凝固后，打碎范，取出器物的方法。对于刀之类比较简单的形状，做模难度不大，不过，像锅、壶之类的东西，其工艺就比较复杂了。

中国传统的工艺是这样的：首先用泥土按照器物原型制成模型，待其干固后，再用泥土包在模型外面，这便是铸造所用的外范；球形外范不容易取下，可以分割成两三块。将用来制作外范的泥模趁湿加以刮削，制成内范。刮削的厚度即所铸铜器的厚度；待内范干固后，

再将外范块置于内范周围，为防止内范和外范粘合在一起，可以在两者之间放上小金属片，然后合拢外范。将熔化的青铜溶液沿浇注孔注入，等青铜液冷却后，打碎外范，掏出内范，将所铸的铜器取出，青铜器就制作完成了。锅把手、卣提梁等要单独铸造，然后再与主体连接在一起。

制作流程叙述起来比较简单，制作起来则非常不易，制模所使用的黏土土质的筛选、浇注青铜溶液的温度把握等都需要多年经验的积累。现代的中国人依据资料，有意尝试重现当时的工艺流程，不过，如果日本人看这种文献资料尝试铸造，需要很深的语言功底。

凡尝试过制作铸件的人都知道，铸器时必须注意的是：一定不能造成局部较厚、熔化的金属先在范内薄的地方凝固的情况。金属液凝固后，整体体积就会减小，所以薄的、早凝固的部分就会吸引厚的、未熔化的部分。因为整器被外范包围，所以被吸引的部分就会形成空洞，从而产生小眼。容器外表厚厚凸起的地方，从里面看是凹的。为了浇铸鼎耳以及柱状的足，在放入内范时就得为金属变薄而大伤脑筋。因此铸件的制作也就十分费功夫。

之所以在介绍纹饰的开始提到青铜器制作的问题，是为了说明大型兽面必定具有正面像、沿鼻梁左右分开等特色，而这些特色的制作都要受到铸造技术的制约。由于当时的人们还没有铸造出硬度比青铜器大的钢铁，因此这些青铜器的纹饰理所当然是在铸件时刻到黏土上的，并不是用钢凿刻出来的。